

反對派鼓吹「重啟政改」破壞經濟民生發展必然慘敗

高天問

後政改時期，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今後要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大力支持梁振英的主張，決定今後不再談政改。但是，反對派亂港死心不惜，其喉舌《蘋果日報》發表題為「張曉明收聲市民要發聲」的社論，煽動反對派繼續採取街頭抗爭，盡力施壓令政改重新啓動，充分暴露了反對派企圖以糾纏不休的手段，無休止地製造政爭，干擾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阻止香港提高競爭力，讓香港蹉跎歲月。反對派漠視民意，繼續與民為敵，必定以慘敗收場。

反對派鼓吹要「纏着鬥爭」，目的是以「重啟政改」，消耗香港的精力，滋生民怨，引發社會動盪，令廣大市民無法安居樂業。事實上，廣大市民早已厭倦了無休止的政爭，更不想見到立法行政機關長期關係緊張，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所以，反對派鼓吹「重啟政改」的騙術，港人一聽見就憤怒，一聽見就欲除之而後快。反對派發動的「7·1遊行」，初時還幻想好像往年一樣，「有數以十萬人」參加。結果市民對遊行嗤之以鼻，實行杯葛，遊行人數暴跌9成。遊行人數跳崖式的下跌，說明反對派「重啟政改」，損害廣大市民的利益，市民已看穿他們的企圖，不再上當受騙。

「重啟政改」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如果真的要推動民主向前發展，反對派就應該支持由特區政府提出、獲得主流民意支持的普選方案。普選的黃金機會來了，反對派議員卻否決了政改方案，令香港與普選失諸交臂，現在又來說「重啟政改」，還要「修改基本法」，豈不是「混吉」？根本是把港

人當作三歲小孩來愚弄。反對派把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說成是「西天極樂世界」那麼美妙，欺騙港人跌進他們設計的騙局。所以，昔日參加「7·1遊行」的溫和派支持者，不再參加遊行，就是要讓反對派知道，忤逆民意，必然會受到民意的懲罰。

反對派把「重啟政改」和「修改基本法」聯繫起來，他們要先「修改基本法」，再「重啟政改」，恰好說明了他們要「重啟」的「政改」，根本就是「賣假藥」。眾所周知，違反基本法，什麼政改方案都不可能啟動。事不可為，反對派卻要市民浪費時間，跟着他們「遊花園」，香港永遠也沒有普選。叫囂「重啟政改」、「修改基本法」，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是奪取「為港爭民主」、「真普選」的政治光環，好千秋萬代、毫無成本地騙取政治利益。

暴露反對派反民主、反民意、反民生本質

反對派否決了合憲合法的政改方案，扼殺普選，政改只能行人止步。《蘋果日報》社論卻說，「往下來我們將繼續以汗水，以堅定的呼聲，以不懈的堅持促

使北京及特區政府正視我們對真普選的訴求」，這是白日說夢話。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香港政改的憲制基礎，日後「重啟政改」，都不能離開這個憲制基礎。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長期存在，而按照基本法，一定要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政改方案才能通過。反對派要「修改基本法」、推翻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這樣的「重啟政改」，中央和香港主流民意都不會支持，也就根本不可能在香港立法會獲得三分之二多數議員的支持。既然不可能有共識，重啟政改，結果只能延續政爭，徒費精力和時間。特首梁振英主張政改被否決後，香港要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符合港人求安寧、求發展的意願，符合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反對派鼓吹「重啟政改」，再次暴露他們反民主、反民意、反民生的本質。

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美國和歐洲的大學生畢業之後沒有出路，主權債務危機四伏，金融動盪，貧富懸殊惡化。歐美經濟的困境，並非反對派所稱「沒有真普選」所致，相反說明歐美的「一人一票」和民粹主義、福利主義結合，造成財政巨額超支，國家入不敷支，瀕臨破產。香港的主流民意極力主張停止政爭，轉向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正是觀察到歐美經濟和民主發展的弊端，不想重蹈覆轍。

反對派倒行逆施必遭懲罰

現在香港的最大挑戰，就是面對世界經濟一體化，各個自由貿易協定紛紛簽署，產業轉移急劇，國際競爭空前激烈。香港一步落後，就會步步落後。作為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香港本來可以利用獨特優勢，

增強競爭力。但受政爭所累，香港的中介地位急劇下降，內地主要大城市的生產總值連連超越香港，而且由於內地加快產業升級，更加開放，香港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

時不我與，香港一定要緊隨內地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迅速改革，自我完善。香港是時候結束政制爭拗，集中精力進行經濟發展，利用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提升金融服務業、創新現代物流業等產業的發展，發揮好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物流中心的獨特地位。廣大市民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的主張，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就是看到香港的出路所在，也明白這與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反對派倒行逆施，還要糾纏於「重啟政改」，惡化政爭，民意一波波的懲罰將降到反對派頭上。



■反對派發動的「7·1遊行」，人數暴跌9成，說明反對派「重啟政改」不得人心。

激進路線不可能有前途

曾淵滄博士

過去二十個月，為了政改，香港社會總動員。有人認為，香港社會因政改而撕裂了。撕裂的最根本原因是社會出現了一群非常激進的人，他們把不支持他們的人通通當成敵人，搞批鬥、搞語言暴力。現在，政改被否決，一切原地踏步，支持政改的人不再談政治，不再談政改，以批鬥為樂的人失去了批鬥的對象，想搞社會撕裂最終使自己成為少數派。

激進路線不得人心

政改被否決，特首選舉依循現有制度，2017年的選舉，依然是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這個結果是不是反對派，特別是激進的反對派所期望看到的？搞了二十個月的運動一無所獲要原地踏步。這對反對派算是勝利？

當然，反對派馬上說要求特區政府重啟政改。可是，數天之後民主黨的劉慧卿公開承認，要重啟政改必須得到中央政府首肯才可能進行。可是，中央政府怎麼可能讓反對派再搞這種撕裂香港族群的運動。

關於如何重啟政改，反對派中有人認為

應該發動更大型的群眾運動，以群眾力量來逼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但是，反對派真有能力如此做嗎？群眾運動真能動搖中央政府的決定嗎？與國家安全的大原則比較，香港激進分子算什麼？更何況，反政府群眾運動根本就得不到廣大的香港市民支持，去年的「佔中」行動最終還是失敗了。

重啟政改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立法會內反對派議席少過三分之一，相信這也是反對派政治人物，特別是溫和派人物最大的擔心，擔心香港選民為了有投票權而趕他們出立法會。

停止「拉布」發展經濟

激進是不可能有的，多數的香港人依然是經濟掛帥而不是激進的政治參與者。根據劉慧卿在公開場合所說，今年七一遊行，有人提出以「修憲」為遊行的主題。但是她不同意，畢竟，劉慧卿依然明白，「修憲」修改基本法的主權屬中央政府，並不是遊行喊口號可以得到的。看來，反對派中的確有人開始明白，激進主義是沒有前途的。劉慧卿以語言表達她對政治現實的認識，民主黨的黃成智更公開反對民主黨否決政改的決定，公民黨內更有湯家驊宣布退黨，同時辭去立法會議席，在宣布退黨之前，又組織了一個智庫，反對派中開始有人恢復理智，與激進行為割席。

前路漫漫，與激進行為說「不」的最重要行動就是公開反對「拉布」，「拉布」行為已經與「激進」畫上等號。



■曾淵滄

回復平和社會 專注經濟民生

區議員、城市智庫召集人 洪錦鉉

歷時兩年多的政改討論告一段落。反對派議員28票「綑綁」否決立場絲毫沒有鬆動，因此合資格的500萬選民失去了「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特區政府表明，政改過後將會專注經濟和民生發展。的確，香港社會目前仍面臨眾多的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例如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未明、競爭力越來越備受挑戰、人口老化迫在眉睫等等。如果政府不能帶領發展，繼續糾纏政制之爭，輸的都是香港人。

然而，反對派過往的種種劣跡，告訴我們聚焦經濟發展，過程必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這不是政府一心發展就能放手去做的。從反高鐵、反港珠澳大橋，到反新界東北開發，反對派一如其名，為了反對而反對。筆者並非說政府規劃就必須支持，我們作為代議士，理應監察政府；可是具體來說，如引誘一個目不識丁的婆婆反大橋，婆婆事後都聲言被騙；又歪曲數據，把新界東北開發這個大大增加公屋供應的計劃說成豪宅計劃，繼而政治化地說成「殖民」。反對派這些伎倆，一再拖延香港的發展，損害的是社會整體的利益。

時間不等人，數年間深圳的產值已經超過香港，新加坡更是不斷超越香港。當我們經濟跑不贏別人，失業、倒閉就會隨之降臨。反對派代表了一種短視、偏執、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主次不清、但又希望一步登天的政治態度。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以民生經濟議題要挾政府，不管市民的住屋和就業問題；只要能動員眼前的偏激聲音，就把政黨的長遠形象置之不顧。久而久之，這些政團只會反而被偏激的聲音牽着鼻子走。當他們醒悟到錯誤時，恐怕為時已晚，中間力量的選民早已棄他們而去。反對派只有成為「忠誠反對派」，香港社會才有機會回復平和。

建制派和「忠誠反對派」實在不應讓歷史重演。如果香港淪喪，彼此都是輸家。現在有聲音認為，正在籌建的「民主中間派」可以成為雙方的橋樑，化解過往的意識形態之爭。筆者樂見其成，希望各方回到基本法的共識上，擱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之爭，專注經濟和民生問題，對症下藥。香港再創輝煌就可期待！

戴耀廷未因匿名捐款受罰後患無窮

彭靖雅

香港大學匿名捐款風波爆發至今已經半年有多，身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是當中的主角，根據傳媒報道，他對匿名捐款的態度，由最初的迴避曖昧，到如今否認匿名捐款有違香港大學的指引，都令人對這種所謂學者之流，感到遺憾。

香港人常說：「做得出，唔怕認」，「真金不怕洪爐火」，作為一位法律系的學者，更是為人師表的教授，卻未能清楚解釋匿名捐款來源，實在令人失望。先不問一位學者以此種行徑處理捐款是否有損其本人的學者身份，從整個事件對學院的專業資格之影響，對世界級一流大學金漆招牌的質疑。作為高等學府的授業者，這種做法又是否恰當？實在令人慨歎：政治與金錢之間，潛藏着無數不可告人的秘密。

港大校委會日前公開了有關捐款事件的調查報告及相關文件，披露了在風波之中，包括港大校長室和傳訊及公共事務處曾收到超過3600封電郵，當中97%是投訴戴耀廷。由此可見，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明理的，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大家都看到：一些披着學者外衣的政治人物，平時棲身象牙塔，穩坐尊貴的學者席位，暗中卻為掀起政爭推波助瀾，甚至為了謀取政治利益，乘事而起。就如去年的「佔中」，不少青少年受鼓動下走進違法暴力衝擊的歧途，戴耀廷正正走到「佔中」的最前線，曾經身處主導的位置。在這些狂轟亂炸式的政治運動，戴耀廷頂着「民主」和「學者」的光環，全力投入「佔領行動」，身為法律學者，卻知法犯法，帶領青少年以違法手段來爭取「民主」，動搖香港法治根基，這合理嗎？任職於大學的學者，受聘於大學，其實賺的是公帑，受僱於市民，卻以學者的身份去推銷、參與搞亂香港的政治運動，這對得起市民嗎？

法律講求證據，講求事實，為真相發聲，傳媒揭發戴耀廷於2013年5月及2014年2月以中間人身份，向港大人文學院、法律學院及民意研究計劃轉交4筆合共145萬元的匿名捐款，事件涉嫌違反捐款指引，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紛紛要求港大徹查事件，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近日，港大審核委員會點名批評戴耀廷、陳文敏及鍾庭耀三人均「做法不符合預期標準」。

香港人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匿名捐款，這可說是政治勢力入侵大學之門的第一塊敲門磚，不追究不解釋的話，日後不同的政治勢力，都可以藉由捐款之名進入大學，利用高等院校的學術光環達到不同的政治目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這次「匿名捐款」背後有何玄機，有關責任人該負何責任，港大仍未作出交代。希望港大不要「放生」有關人士，讓亂港者毫無代價、逍遙法外，給香港留下無窮後患。

馬超
香港學者

滬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港面臨大挑戰

「2015陸家嘴論壇」在上海落幕，論壇指出，上海要加緊國際金融中心的步伐。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市長楊雄表示，過去的七屆陸家嘴論壇見證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斷取得新突破；未來的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港滬之間合作與競爭並行的局面已然數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對於香港的挑戰此消彼長。筆者近期聽聞業內相關人士稱，中農工建四大銀行正醞釀總部遷至上海。中央這一舉措將極大加速上海金融國際化進程，一個中國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可能可以兼容。但對於金融作為支柱產業的香港，這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中國四大商業銀行是中國銀行業的巨擘，如果總部從北京遷往上海，意味着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步伐加速。其實，在上海建立第二總部早已經開始，2013年，作為首家把第二總部設立在中國的中國銀行，其總部和上海第二總部的職能劃分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參考央行的職能定位，即涉及市場層面的職能將劃歸到籌備中



■上海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步伐，香港面臨更大挑戰。圖為香港中環景色。

的第二總部來負責，比如金融穩定部門、資金和資產管理部、公開市場操作部門、外匯管理、跨境貿易結算部門等。

具備條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無論是上海市政府，還是銀監會，都希望中國銀行的上海「總部模式」能成為接下來引進第二總部的一個模板。上海銀監局副局長談偉憲早兩年就表示，一些大型銀行準備設立上海總部，而且向銀監會提出了申請，監管部門正在積極醞釀之中。自從2005年人民銀行上海總部設立之後，當時各大商業銀行幾乎都沒有跟進。而這種格局正在加速改變。2012年，中國銀行和民生銀行先後在滬設立了第二總部。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等也醞釀在滬成立第二總部，招商銀行也有意在滬設立總行級機構。目前，上海已經形成包括像資本、貨幣、外匯、貴金屬、期貨等多種金融要素、多種資本要素，現代的金融市場體系已經形成。上海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也完全具備條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如今，距中央定下2020年上海初步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還剩下五年，四大行總部直接遷入上海的消息傳出，意味着北京將開始讓上海向國際金融中心邁進作最後的衝刺。四大行總部遷到上海，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如虎添翼。特別是在金融創新、推動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上海將引領整個金融市場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上海一路擺開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的

衝鋒陣。年年拔高，躍躍欲試，無論從區位、政策等方面的優勢，上海正步步為營，從地區金融中心，躋身國際金融中心的備戰營。

香港政爭太多讓投資者卻步

四大行總部遷上海，無疑是對香港的挑戰。上海2014年全市GDP達到2.4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7%。產業結構持續優化，2014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GDP的比重達到64.8%。開放型經濟穩步發展，2014年實際利用外資182億美元，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累計達到490家。相信上海在吸引跨國公司總部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再看香港，經濟增速遞減，通貨膨脹倒是有增無減。香港曾經在吸引跨國公司總部上有壓倒性優勢，近年卻也呈幾何速度遞減。一個在做加法，一個是遞減趨勢，怎麼不讓香港情何以堪？

香港的法治環境一直以來為金融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制度保障，但近期連串的暴力事件「破窗效應」，昔日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保驾护航的社會秩序，大打折扣。違法「佔中」以來，暴力形同瘟疫傳播。本寄希望政改之後能集中精力發展民生，但近日香港不斷再現街頭衝突事件，這樣不理想的社會環境讓投資者望而卻步。

人民幣國際化層面，上海也是內地六個試點之一，打開境內投資者的換匯上限。這些曾經是香港之於上海的優勢。而如今，上海各項金融政策寬鬆，資本市場開放，香港優勢效應與日遞減。政改被否決，特區政府決定將發展大方向轉向經濟發展、民生建設，首先要鞏固的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傳統產業的落後，已然敲響警鐘。丟了傳統，創新不能再匱乏。特別是作為支柱的金融產業，不能再繼續沉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上海展翅騰飛，香港必須打醒精神，盡快利用自身「超級聯繫人」的優勢，奮起直追了。